

## 藝術家自述

文 | 賀勳

2016 年農業迷幻個展後，我切實地理解了部分的自己。在農耕文化、神巫體系和詞語習慣的營養中，我仍著迷於語言的特徵和形式的趣味；由此看來，在所謂平等問題上我依舊沒有獲得解放，在所謂「承認自身」的波普理想上也還只是旗幟。那麼我的問題和它的根源在哪裡？

我並不擅長在外部找到問題。但需去詢問一次。自信又艱難地梳理圖像和文字、線索及情感，我看到自己內部的爭鬥和偶爾的協作，看見畫家嘲弄詩人，詩人安慰北漂，看見神棍說服家長，又看見偵探扮演司儀，他們究竟在幹什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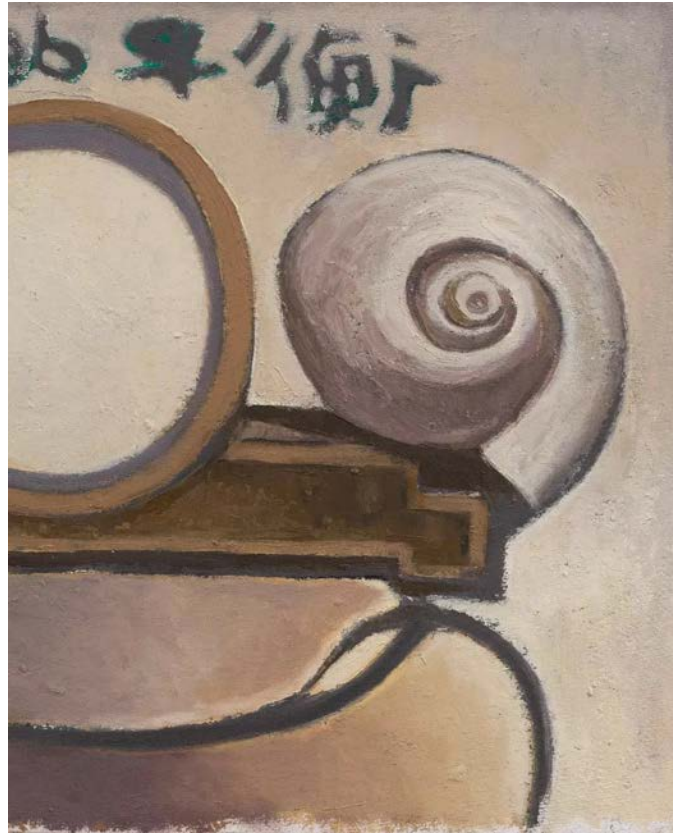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工作始終在繪畫當中，或者說是藝術的問題中（藝術的問題，誇張而刺激使人迷惑又羞愧）；在過去，繪畫——你已幫我實現無數次情感的表達，也幫助我完成了無數次對詩歌的轉換，甚至讓我成就無聊、瘋狂、詭異的設計，直到今天，我才發覺，是不是對不起你？

此刻我說繪畫你有自己，又顯得煽情，明明是我在你之中，我使之有繪畫，你怎可能是你自己？公平起見，我知道是我這個肉體和思維佔據的物質與你這個有著色彩、筆觸、畫布、邊框的身體，在一起工作；既然我可以擁有那麼多個自己，你一樣可以擁有很多個自己。

畢竟我是發言的人，是我來代替你們說話。我是那第二個司儀（第一個是自己），看著不斷生長交錯的身份在一個畫面中工作著，我焦慮迷狂的同時也異常的感動。他們竟在平行的時空裡理解著繪畫和自己。從開始的「一張作為畫已然成立的繪畫」和「一張滿足了繪畫要求和欲望的莊嚴完整的繪畫」，到現在，我和我自己成為兄弟成為姐妹成為夫妻，你們也開始默默的對話和緊緊的擁抱，我只是你們之間的橋樑。謙虛者卻往往是主宰者，我既承認了你們的實在存在，卻無法讓偵探司儀神棍家長北漂詩人畫家們變得真實，這是我最大的困惑與不解，我該去解放的是自身還是繪畫，是工具還是目的？

在這條迷狂而惶恐的路上，我暫且只能盡力地司管好我們之間的儀式。

敘述和儀式，敘述的儀式，是我們之間唯一的語言，也是唯一理解對方的工具。第二司儀，是我們深入遞進的交談的樣子，也是我們互相掩護的狀態的描述。一座橋樑也是一位送信人，我站在橋上，一手一手地傳遞你們的書信；你們的信一部分寫在信封上，全是最基礎的問題：完成和完整、平面和空間、準確和錯覺、顏料和顏色、形狀和形象、錯誤和修正、顯現和遮蔽、平衡和錯亂，等等等等；你們一樣的語調讓我察覺不到你們是兩個個體。你們信中內容我也偶爾地窺探（送信人太好奇），奇怪的是，你們居然瞬間地成為愛人，又成為知己，甚至成為師生，又成為筆友；我習慣性的模仿某人的口吻。在敘述、表達、傳遞、閱讀、理解的所有儀式中，與其說我是在繪畫時如何看待繪畫，還不如說我在繪畫時，如何理解那麼多個自己，如何在繪畫。



賀勳 He Xun, 靜物-造作的平衡(局部) *Still Life - Manufactured Balance (detail)*, 2017, 布面油畫 Oil on canvas, 50x70cm



賀勳 He Xun, 莫蘭迪 - 初冬 (局部) *Morandi - Early Winter (detail)*, 2017, 布面油畫 Oil on canvas, 150x220 cm



賀勳 He Xun, 遷徙-隱藏與顯現(局部) *Migration-Conceal and Reveal*(detail), 2018, 布面油畫 Oil on canvas, 150x180cm



賀勳 He Xun · 月全食-修正(局部) *Lunar Eclipse-Fixation* (detail) · 2017 · 布面油畫 Oil on canvas · 150x180cm